永不消逝的电波

五位姑娘、两张合影、七十二年,只待春风有信时再团圆

“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”七十二年,放在历史长河里不过一瞬,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7师的五个姑娘身上,是从青丝到白发,是从战地的报务台到盛世的天安门。

2026年11月17日上午,上海虹口,彩虹湾老年福利院。96岁的刘惠宽换上一身新军装,坐在屏幕前。九点半,屏幕亮了。青岛的章寒竹出现在画面里。

“刘惠宽,是你吗?你还好吗?”

“章寒竹——章寒竹——”刘惠宽挥着手,声音出奇得响亮。两位九旬老人隔着屏幕,敬了一个军礼。章寒竹拨通微信,北京的王瑜谦出现在另一个窗口。三位志愿军空军女报务员的脸挤在同一个画面里,七十二年再次同框。刘惠宽在女儿李萍陪伴下唱起《志愿军战歌》,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,声音不太稳,但一句一句唱完了。

水兵服照片上的四个人,齐了。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。

但章寒竹心里还装着另一张照片。那张照片上也有四个人,后排右侧站着一个叫李玉敏的姑娘。“战地的‘五朵金花’只有她还没有归队。”



读报参考总编辑张子倩(左一)、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王彪(右一),青州志愿者孙黄平(右二)一同探望志愿军老兵章寒竹。



龙逸皎、李玉敏、王瑜谦、章寒竹(从左至右)合影。

两张合影照里的两个缺口

1954年3月8日,在离空17师驻地丹东大东沟不远的一家照相馆,五个姑娘此前约好一起去照相。但快门按下时,画面里只有四个。那张照片前排右边龙逸皎,左边章寒竹,后排左边王瑜谦,后排右边李玉敏。原本要出现的“第五人”刘惠宽,因当时怀孕待产,没赶上。

章寒竹回忆,照片上的四个人同住一间营房,铺位挨着,在同一个报务台前轮班抄报。安东零下三十多摄氏度,手冻麻了握不住铅笔,就把手套剪开。

报务员的工作,不是“抄抄写写”四个字能带过的。龙逸皎后来回忆,那时每一个码都连着天上的飞机,“错一个码,天上就可能多一架回不来的飞机”。章寒竹说得更具体:“我发出去的电报由机要员翻译,飞机在哪个地点、能不能出动,都是保密内容。”她们抄下的每一个字符,都可能决定一架战鹰的起落,决定一个飞行员能不能回家。

几个月后,1954年5月20日,空17师成建制转隶海军航空兵,她们所在的49团扩编为海航4师。军装换了。刘惠宽生产完后坐回报务台前,赶上了那年秋天拍的水兵服合影。但这一次,李玉敏没有赶上——她已转业,走了。多年后回忆起来,谁也想不起当时有没有说过再见。

于是有了第二张照片:水兵服,四个姑娘,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。

两张照片,五个姑娘,在任何一张里都凑不齐五个人。第一张缺了刘惠宽,第二张缺了李玉敏。此后七十二年,章寒竹把两张照片都收着。龙逸皎把安东那张收进铁盒,用毛巾层层包好,缝相册的线绳磨断了就换一根,断了好多次,照片还在。她们各自过日子,把那段青春压进箱底,偶尔翻出来看一眼,再放回去。

水兵服照片上的人齐了

刘惠宽是被“认”出来的。线索来自水兵服照片本身。一天,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张辉转发自媒体“上校聊聊”视频,读报参考融媒记者与有关人员反复比对,确认照片上那个尚未确定身份的女兵,与上海虹口彩虹湾老年福利院一位96岁老人的面貌高度吻合。记者把电话打到老人的女儿李萍那里,那头很激动:“照片上的第四位女兵,就是我的母亲。”

李萍说了一句话,把两张照片的关系点透了:“1954年,拍下水兵服合影后不久,因为转业,母亲就和另外三位战友分开了。”水兵服那张,四个人齐了。安东那张,后排右侧还站着李玉敏。刘惠宽的归队,补上的是一张照片的缺口。它没有消解另一张照片的空位,反而让那个空位被衬得更清晰:五个姑娘,两张照片,各有各的“第四人”,而“第四人”从来不是同一个人。

刘惠宽晚年定居上海,低调得近乎沉默,她始终保守着军律。读报参考融媒记者综合多个采访信源获知,她连当年发过什么报都不跟护工讲。那些年在报务台前译过的风速、云高、敌情,她一个字也没有往外说过。

被姐妹们找到这件事本身,对刘惠宽而言大概也是一场意外。

章寒竹在连线中说了那个约定:“希望明年,我们能在北京重聚,到天安门前拍一张合影。”王瑜谦接了一句:“你们都要保重身体,我在北京等你们。”刘惠宽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会面结束前,她又举起手,敬了一个军礼。

水兵服那张,到此算是齐了。可章寒竹心里那张合影,还空着。

安东照片还在等一个人

李玉敏的信息,七十二年之后仍然少得让人心里发紧。姐妹们记得,她大约是南京人,家里只有母亲。1951年前后入朝,1954年转业,如果健在,今年大约是92岁。《现代快报》报道写得直白:安东合影上,前排章寒竹、龙逸皎,后排左边王瑜谦,都已经联系上,“只剩后排右侧的李玉敏还没有消息”。 据志愿者对比已有线索分析,她转业后可能落在了江浙沪一带。江苏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已介入协调,各地志愿者仍在持续征集线索。

章寒竹这几个月一直在路上。十月从青岛飞到慈溪,见了龙逸皎,然后回江阴老家,旧宅变成了园区新城。又去南京,站在当年参军入伍的兵站旧址前。九十四岁的人,飞机、火车、长途客车一样一样地坐。大儿子马刚说,母亲现在走到哪里,都会带着这两张照片。

1951年,章寒竹报名参军时身材瘦小,怕过不了体检,偷偷往肥大的裤子里塞了几块石头。“寒竹”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改的,寒天的竹子,风雪压不弯。刘惠宽在气象保障线上报风速、报云高,飞行员开玩笑说“她说能飞就能飞”。王瑜谦在朝鲜不只抄报,还独立完成氢气球灌注、高空风速观测,入选过志愿军篮球队。她们做的事情,放在战史里也许只有几行字:抄报文,报数据,守电台。但那些报文和数据,连着的是一架一架起飞和返航的战鹰。

这些本事,在战争结束后派上了别的用场。几个人各自转身,汇入人海。章寒竹转业后从邮电局到青岛汽轮机厂,再到青岛市财政局,成为青岛第一批注册会计师、国家税务师,1990年退休不到一个月又被返聘,参与组建青岛市住房公积金中心。她常对儿子说:“部队里抄报文不能错一个小数点,到地方上管钱,同样不能错一分。”龙逸皎转业到慈溪后进检察院、学校做财务,常说:“组织分配的工作,不能挑三拣四,岗位再辛苦,只要肯学就行。”从战地电波到城市账本,她们把报务台前的那份精准和沉默,带进了和平年代的日常。

七十二年过去,这些本事用不上了。胸牌收进了盒子,电码忘得差不多了,连彼此的样子都要靠照片来认。但章寒竹还在跑。她不是在“怀念”,她是在找人。

当年靠电波如今靠全网

这一次的寻找,和七十二年前不一样了。

读报参考融媒体联合上海新闻晨报、南京现代快报面向全网发出了一份邀请。邀请里写:“用AI修复,让老照片里的她眨眨眼、转过头,笑着看向三个老姐妹;画一组四格条漫,让她拎着报务包从黑白走到彩色,从1954年的丹东雪地里走到迎来建军百年的长安街。”算法、屏幕、直播间,这些东西,当年守在报务台前的姑娘们一样都没有见过。但现在,有人在用这些东西,试着把一张黑白照片里的人“接”出来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找人的方式。当年靠的是志愿者群里一条留言,靠的是两块胸牌上紧挨着的编号。

天安门前有个位置一直留给她

把这两张照片放回更大的时间里去看,它们承载的东西,比五个姑娘的青春更重。2026年4月,第十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,12位英灵回到祖国怀抱。从2014年到2026年,中国已先后迎回十三批共1023位志愿军烈士遗骸。从“接烈士回家”到“帮老兵找人”, 这个国家在做同一件事:不忘记。

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,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。那些跨过鸭绿江的年轻人,用青春为这个国家打出了一个可以站直了说话的姿态。七十二年后的今天,一个时代在用它的方式,替她们记住。

2027年建军一百周年。她们还想再穿一次军装,再敬一次军礼,把手模送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。各方已经在推一件事:不管李玉敏找不找得到,明年春天,让几位老人到北京见一面。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,四个已经找到的人,去天安门前再拍一张合影。

当年在安东战地,她们把手套剪开抄报,青春就在指尖。如今她们期盼在天安门前,把手搭在一起。七十多年了,手还是那双抄报文的手。

章寒竹反复说的那句话,在刘惠宽归队之后,分量没有减轻,反而更重了:“我们4个,真想再合一次影。”水兵服那张的“4个”已经凑齐了。安东那张的“4个”,还差一个。

那张安东合影的后排右侧,还站着一个人。明年春天,天安门前大概会有一张合影。快门按下的时候,画面里会有一个位置,留给李玉敏。

还缺一个人。这句话,值得再说一遍。

青岛早报/观海新闻记者 孙启孟
青报全媒体/观海新闻记者 张子倩